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李建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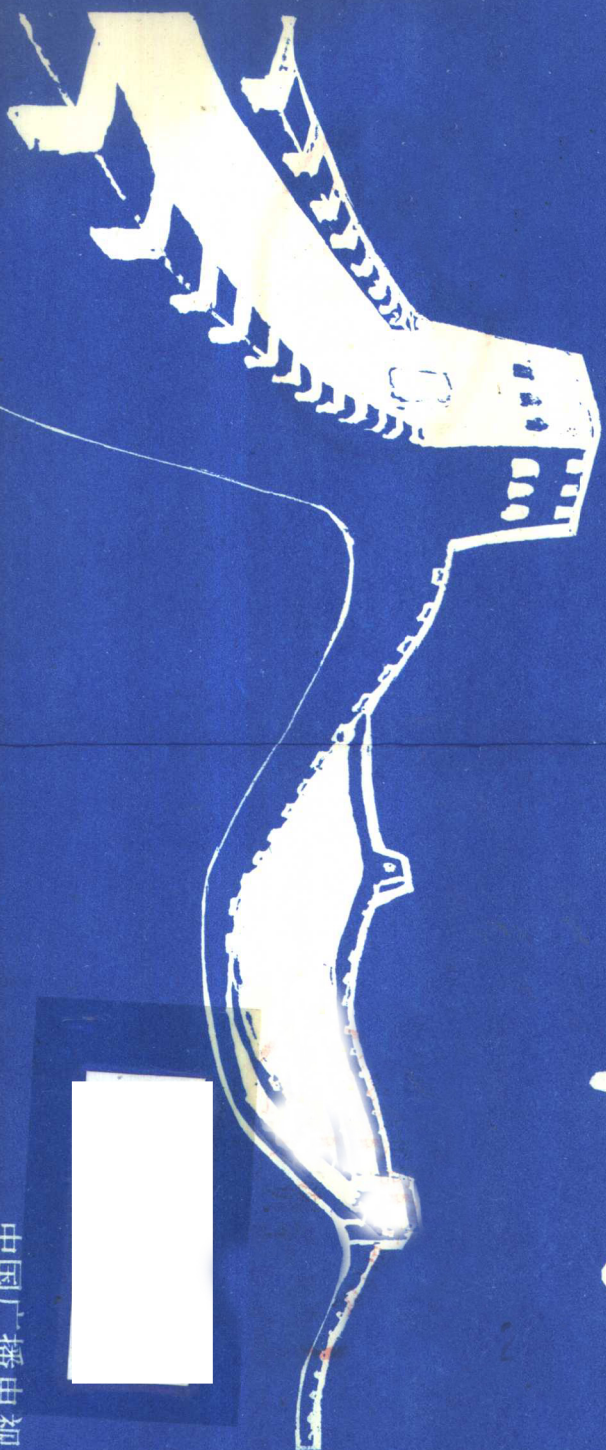
警惕， 中國人



困惑中的痛苦
迷茫中的选择
思索中的呐喊

钟声敲不醒沉睡着的人们
恶梦中的魔爪伸向着你的眼睛
长城挡不住外面的诱惑
困惑、迷茫的大地在呐喊
太阳的手指将拨开云雾

警惕，中国人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李建

编

1283

189

责任编辑:牟国栋

封面设计:杨 灿

警惕,中国人!

李 建 编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11.5 印张 250(千)字

1991 年 9 月第 1 版 199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0 册 定价:5.90 元

ISBN 7—5043—1344—O/G·469

目 录

第一章 误国者的砝码 (1)

一、四百万美元“烟垃圾”

贪欲之门大开

警钟敲了有谁听得见

互相推卸责任

二、桂冠与手铐变奏曲

三、一场“出口转内销”的活报剧

四、断线之后的坠毁

难于偿还的“人情债”

第二章 共和国的“蛀虫” (35)

一、京城大“蛀虫”

一个贪婪的魔鬼

两个“昏官”

二、嗜赌者的毁灭

贪欲无止境

三、罪人与红人

震惊之余的思索

四、“狐狸”是怎样被抓住的

五、挤“脓”记

六、浅水里的巨鳄

枉生枝节

第三章 权与钱的交易 (76)

一、铁路史上惊人的一幕

二、湖南特大黄金案始末

三、一个囚徒的“发迹史”

1070 元——8000 元：平衡的天平下面

四、“钱胆包天”的集团

财迷心窍 无孔不入

五、何以会“全军覆灭”

第四章 浊流何以泛滥 (112)

一、波及全国的水中捞月

二、浊流何以泛滥成灾

三、骗局中的犯罪

四、可悲的受害者

五、中国银行这样说……

第五章 国徽下的异影 (135)

一、铁窗内的交易

二、贪财使她自我毁灭

啊，权力能变这么多钱！

权力蒙上面纱以后

贪欲加速交换 铜臭熏黑了心

三、枪击记者之后

一场看不见的较量

四、来自高级检察院的“抗诉”

倾斜的法律天平

第六章 社会的毒瘤 (157)

一、京城“暴发户”

铤而走险的同路人

禁不住金钱的诱惑

二、举止潇洒的“外宾”

触目惊心的清单

一个畸形儿

三、“国字第一号案件”

四、寻找 30 公斤巨款

五、一道红色的国际通缉令

六、“公路飞虎”的覆灭

七、一个盗窃犯的自由

从“后门”进去

八、“吸”血发家的“鬼”

九、“腹中取宝”

第七章 堕落在黄昏 (204)

一、痛苦啃噬着她的心

邪门初开

歪风大刮

二、她本该拥有美好的夕阳

贪欲的黑洞

投桃报李

三、高墙内的悔恨

痛苦的反思

第八章 镇降邪恶的法律 ……… (222)

一、“归山虎”重落法网

人情冲开了法网

“归山虎”害人更甚

二、逮捕令发出以后

一幕“捉放曹”

冲破权势的阻挠

三、钟家父子的下场

四、“五虎”、“二狼”落网

第九章 西去长安 …………… (239)

一、荒唐可笑的事实

二、劳改生涯

三、四件喜事

四、新的生活

第十章 红到黑的变奏 …………… (255)

一、从全国人大代表到阶下囚

“后院着火”

金黄色的诱惑

“周瑜打黄盖”

喝“水”不忘“挖井人”

红与黄备忘录

二、著名企业家的变故

钱不烫手人自热

第十一章 机密从这里外泄 …… (281)

一、在金钱物质的诱惑下

卑劣的手段

二、被肉弹击中的幕僚

陷入迷魂阵

错位的幕僚

醋劲原动力

风流梦的幻灭

三、酒肉前面的俘虏

“偷梁换柱”

一剂润滑油

混淆视听

第十二章 天网恢恢 …………… (311)

- 一、“飞黄腾达”之后
- 二、住进北京的青海“病人”
- 三、卑劣的行径
 - 京剧武生的台下动作
 - 紧锣密鼓促黄梁
- 四、出卖灵魂的人
- 五、可耻的堕落
- 六、撒网待“鱼”
- 七、肮脏交易
- 八、毁灭之路
- 九、走向深渊

附录：参考资料..... (353)

第一章 误国者的砝码

这是一组令人震惊、发人深省的报道。他们，为了满足个人的贪欲，不惜付出十万、百万甚至更多的国家财富。在他们把持的对外经贸天平上，砝码也出现了离奇的份量……

一、四百万美元“烟垃圾”

1982年3月16日，一艘名叫“桂阴”的远洋巨轮在广州黄埔港靠岸。巨轮运来了3500吨进口烟叶，其中2700吨的买主为广州卷烟二厂。我商检人员上船检查，当他们打开烟包时，顿时怔住了。按照和港商签定的合同，运来的应是优质的A国烟叶，而现在却是B国的劣质货：有的整包是烟梗、碎烟和劣等晒烟，有的掺和着大量的泥土和沙粒——都是些在国外叫做“烟垃圾”的废物。

我商检部门当即拒绝收货，但为时已晚，我方烟款427.69万美元，已被几个国际商业骗子骗走了……

四个合同

恰好是1981年3月16日，香港“合昌贸易公司”老板何景文提着水果、糖食和几件新式的男女服装，来到广州卷烟二厂副厂长张英的家里。

何景文于1962年非法出境去香港，是一个仅有8万元港币资本的小投机商。他同张英的“交情”是从1980年开始的。这年年底，嗅觉灵敏、极善钻营的何景文探听到广东将要从国外进口一批烟叶，就匆匆在香港收集烟叶样品，准备进行一次卑鄙的冒险勾当。他到了广州，在省对外经委找到一个勉强称得上亲戚的干部，结交了一些经济部门的领导人。他用吹嘘换取轻信，胡诌自己认识和A国有“特殊关系”的人，能够买到质优价廉的烟叶，从而骗得了两个合同。在谈判过程中，何景文得悉卷烟二厂是真正的买家，而掌握实权、能拍板成交的则是其副厂长张英，就把他确定为主攻的方向。

在张家客厅里，张英和妻子十分亲切地接待了何景文。寒暄一番之后，何景文同张英进行了一番谈话：

“你家没有电视机吗？”

“是呀！”

“我倒刚好带回一部彩电。如果你要……”

“好！钱……”

“没关系，你帮我，我帮你嘛！”

就在这间客厅里，两人“互相帮助”，密商了第三个合同。双方谈妥，每签1000吨烟叶的合同，何付给张5000元港币。

在这方面，不法港商是舍得花钱的。几天以后，一部14英寸的日立牌彩色电视机由何的内弟亲自送到了张英家里。于是，不长的时间内，在第一个合同300吨烟叶尚欠货三分之一，第二个合同尚未执行的情况下，第三、第四个共4000吨的合同又签订了。张英在陪同何景文去深圳期间，又接受了何景文5000元港币的贿赂。

贪欲之门大开

如果说开始时张英和港商打交道还只是被动受贿,现在胆子大了,而且愈来愈大!

为了满足张英等人的欲望,使诈骗得逞,何景文隐瞒真相,答应带他们进行一次“出国验货”的旅游。而张英也抓住这个机会赤裸裸地向何景文索贿说:“我这次出国,需要外汇买东西。请你把钱交给我在港的岳父!”何景文很慷慨,张英仅一句话,5000元港币就到手了。在此之前,张英还接受了何的贿赂2万元港币、1000元兑换券、2000元人民币。

又一个港商来卷烟二厂谈生意。张英对他说:“我的孩子多,生活困难,请照顾照顾!”港商连忙回答:“可以可以,但这笔生意一定要做成!做成了,第一批1000吨每吨给你3美元,第二批1000吨每吨给你4美元!”张英点头称是。2000吨的合同签订了,5000元港币又悄悄落进了张英的口袋里。

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里,张英以嫁女、娶媳、住房紧张、生活困难为名,从何景文等港商及国内有关人员那里,共索得贿赂计港币14.91万元、人民币1.6万元、美金1000元,彩色电视机6台、电冰箱2台、收录机7台、摩托车1辆、照相机1部、金链1条、高级家具和衣物一大批,足可以开一个展览会。这些钱和物全部折成人民币,共合8,4154元。张英成了一个腰缠万贯的暴发户!

在这一年半时间内,张英的贪欲之门大开,何景文的诈骗活动也加紧进行。连续四个合同,共5300吨A国烟叶,这个资金短缺的中间商本来就没有货源,哪里交得了货?!于是,他

就编造理由向广东省土产进出口公司和广州卷烟二厂连续22次提出修改信用证的要求，一一得到同意，从而拖延交货时间，改变装货港口，何还采取偷梁换柱、买空卖空、以次充好、以假当真的手法，利用我方开出的信用证，通过另一中间商，辗转从B国购进劣质烟叶。对于何景文的种种活动，我有关部门早已觉察，曾多次反映并警告说：合昌贸易公司，“并无能力直接向产地采购”、“通过这么多中间人，这是不正常的”、“合昌公司资金仅2万美元，怎能做数百万美元交易”……甚至还明确指出：“A国年产烟叶仅5000吨，可供出口的只有500至600吨。其中200吨卖给合昌贸易公司……”对于这些警告，张英等不予理睬。实际上，张英早已从何景文处得悉：即将运来的货不是A国烟而是B国烟。他曾经明确地向何景文交底说：“不管哪国烟叶我都要！”结果，何景文就给我方发出假装船电报，制造假单证，将427.60万美元骗到手之后，竟把2100吨“烟垃圾”运来了。案发之后，虽经多方努力追索，收回130万美元，仍使国家遭受到297.69万美元的巨额损失。此外，在其他港商来货中，以劣充优尚待索赔的货款，还有308.97万美元。合计共有606.66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698.6480万元，至今还没收回。

“烟老虎”张英及其“关系网”

在这桩错综复杂的诈骗案中，涉及到的人员不少，但张英始终是个关键人物。他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的犯罪不是偶然的，是他在对内经济工作中大搞不正之风的必然发展和延续。

这是一个厚颜无耻、利欲薰心、见钱眼红、无财不贪的家

伙。人民给他的一部分权力,被他用来疯狂谋取自己的私利;他手中掌握的“紧缺货”,成了他捞取私利的雄厚资本。他在金钱和物质的腐蚀下,已全然变质蜕化,成了一条啃啮社会主义大厦的蛀虫、一只凶狠的“烟老虎”。他和另外一些手握实权、以权谋私的“蛀虫”、“老虎”一起,结成了一张“关系网”,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疯狂地攫取国家财富。

张英是汕头地区揭西县人。从1980年初到1981年初的一年时间内,他因为“老乡关系”,以每条6.5元出厂价格,批给了汕头地区土产公司和揭西县土产公司1.02多万大箱“金双喜”牌高档烟。这两个公司拿到了这批烟,在汕头地区高价出售,有的每条售价超过国家规定的零售价近一倍。

得了这么大的好处,这一地一县两个土产公司自然对这位财神爷“老乡”感恩戴德了。1981年4月,这两个土产公司的经理来到广州。张英在越秀宾馆拜访了二位经理,双方有一番谈话。

问张英:“你孩子大了,还不结婚?”

张英回答:“没有房子啊!”随即厚颜无耻地提出:“你们能否帮助我在广州解决一下?”

两个经理一听,心领神会,立即表示:“房子我们在广州很难找到,但钱我们可以解决。”“老张帮了我们的大忙,要好好酬谢!”“我们出1万元!可你要关照关照我们的生意!”所谓“关照”,无非是要张英多批烟,这在张英是小事一桩。

1万元从何而来?经理办法很多。他们从搞到的70吨化肥中拿出30吨尿素指标转手买给了另一位“老乡”。国家牌价每吨是450元,他们的卖价是每吨800元。转手之间,就净赚

了 1.5 万元。于是从中拿出了 1 万元,塞进了张英的私囊。

这段时间汕头地区土产公司用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等各种日本电器,以大赠送、少收款的办法,巩固着他们的关系网。这次是张英主动对土产公司经理说:“我孩子大了,要结婚……”对方马上接口说:“没有关系。老张你要什么我都给;我沒有的,也想办法弄给你!”此后张英就从他那里拿走了 20 英寸西门子彩电 1 台、14 英寸声宝彩电 2 台、声宝收录机 1 台、康艺收录机 2 台、声宝双卡组合机 1 台、三洋收录机 1 台……

警钟敲了有谁听得见

现在,让我们又回到那桩数百万美元的诈骗案上来。

自从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斗争在广东开展以来,象张英之类的犯罪分子,相继落入法网。张英受到严惩是罪有应得的;然而,综观全部事实,还有一些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一笔数百万美元的巨额交易,却由张英一伙擅自决定,同一个仅有 8 万港元资金的中间商接二连三地签订一个比一个大的合同,分工主管这方面工作的部门。在案发以前,却没有人认真过问过这项交易;这已经是怪事了。更使人不解的是,有关部门多次敲响警钟,却没有多少人听得进去。省土产进出口公司的领导只听了主管烟叶进口业务的副科长陈斌等人的假汇报,对我有关部门如此重要的反映不予重视;既不作进一步了解,也不认真研究。在他们看来,这项业务他们仅是“代理”而已,似乎和他们没有直接关系。有关部门的局长、副局长仅在我驻外机构的反映上签了个名,没有认真研究问题的性质。在他们看来,象进口烟叶这样的工作,既然有省对外经委

直接抓，他们就不用管了。省对外经委重视了吗？在接到我有关部门反映后，两位副主任也仅在文件上签了个名，三位副秘书长仅作了一般批示。一位批：“请各主任、秘书长阅，进出口处查办。”一位批：“请即通知土产公司办理。”一位批：“省土产应将情况讲清楚，以便答复。”但是，签了，批了，却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制止事态发展。

而省对外经委经办的处是怎样“查办”的呢？该处的领导对这样重要的问题没有同土产进出口公司研究查办，只是听信陈斌、张英等人以土产公司名义写出的两份对我有关部门的驳斥、和为何景文辩解的报告。我有关部门说何资金甚微，报告就说何“在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有 300 余万元投资”（其实何在该公司无分文投资）；我有关部门说这项交易通过这么多中间人，是不正常的，报告就说何“只能在 A 国货主的支持下寻找一些合作人”；我有关部门说在这项交易中我方要吃亏 170 万美元，报告就驳斥说：“不可能有这么便宜的 A 国烟叶”，甚至反唇相讥：“如果有的话，请即购买 5000 公吨。”他们对不法港商的信任，已经超过了对我们自己同志的信任！有一个局经办的处还向省对外经委写了同意土产进出口公司意见，“不存在撤销合同的报告”。而省对外经委也没有向上级领导请示汇报。

互相推卸责任

“烟叶诈骗案”发生后，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省纪委十分重视。中央领导同志严肃地指出：烟叶案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极坏的政治影响，除了对违法犯罪分子依法惩办

外,有关部门必须从思想、组织和作风上认真总结教训。省纪委也发出通知,要求有关部门以烟叶案为整党突破口,边整边改,并要求对有关人员进行严肃处理。

那末,进口烟叶的主管部门是怎样对待这件“丢丑伤财”的案件呢?他们对张英、陈斌等犯罪分子要抓要杀,态度很明朗。但是,他们怎样对待自己呢?有的作了沉痛检查,并用实际行动努力改正错误,而不少同志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或埋怨别人,推卸责任,或轻描淡写,承认“有官僚主义作风”。

对外经委的一位副主任和不法港商何景文关系密切,曾多次接受宴请,收受何的名烟、名酒、药品及衣物等礼品。何景文诈骗巨款得手后,又回到广州活动。这位副主任和何景文并肩而坐,频频举杯。他还向有关部门说情和写信,让何景文继续做生意,用赚的钱偿还诈骗去的款项。在对外经委的干部大会上,这位副主任只承认工作中犯有官僚主义,其它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当有人指出他曾接受何景文礼品时,他从鼻梁上拿下眼镜,笑嘻嘻地对大家说:“这个眼镜就是何景文送的。”对外经委进出口处处长却说:“我们一点责任都没有,该办的事情都办了,主要是下面讲假情况。”

省外贸局的检查更加微妙。局长承认自己“没有认真看电报,只划了圈。后来事情多,忘记了过问。”另一位局机关党委副书记竟认为“烟叶案是对外经委嫁祸于人。”进出口处的副处长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说:“烟叶案是对外经委设圈套让我们钻。”令人不可理解的是,这个副处长在案发后,还被提升为处长。土产进出口公司主管烟叶进口的经理,也不过认为自己“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的错误”而已。